

# “二姑娘”李滨 人艺老戏骨的老舍情结

2024年9月21日,北京人艺演员、老艺术家李滨因病去世,享年94岁。1929年出生于官宦人家的李滨,出生100天后随着家人从哈尔滨来到北平。1949年3月,李滨进入华北人民文工团歌剧表演训练班学习。1951年,她参演了《龙须沟》,在剧中扮演王二春。老舍先生看完此剧,从此便直呼她为“二姑娘”。

## 老舍粉丝“二姑娘”

当年,李滨在《龙须沟》中扮演王二春。最初排练的时候,这个角色并不是由她来演。此剧进入连排阶段,还有三天就要给老舍先生看了,其中扮演王二春的演员突然出现了状况。按李滨的话说,她自己是临时“钻锅”上去的。据说,老舍先生看完连排后,当时基本认可,但也提了一个意见:“二春的台词就像炒豆儿。”对于刚刚接过剧本,能把台词初步顺下来的李滨来说,很难像排练了几个月的其他演员那样“语言像长身上似的”。不过她之前没事就去看他们的排练,心里对于这个剧有一些基本概念,听罢老舍先生的建议,马上调整自己并适应这个角色,极快地融入进去,并很好地塑造了王二春这一人物形象。

在《龙须沟》中,李滨除了“意外”地演了王二春这个人物之外,最初还配合英若诚做舞台音响效果。

《龙须沟》创作的初期,正值暑假,这个剧本也刚刚出炉,英若诚恰恰也是从清华大学才毕业来到人艺不久,这任务就落在了他们两人身上。焦菊隐导演对于音效的要求是不要配乐,

要强烈的市井生活的效果,比方说要有打铁的叮当声、叫卖的吆喝声,还要有国民党时期电台的大喇叭整日里播放的声音……于是,她和英若诚就一起回忆、搜集音响元素,不厌其烦地去捕捉、寻觅这些声音素材。市井叫卖的吆喝声特别需要符合剧情,要有穷人生活的区域特征,那必须都是一些低档商品的叫卖声,绝不能与其他街市的叫卖混淆了……这一系列挖空心思的探索,不单单造就了《龙须沟》里上乘的音响效果,还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形成了后来脍炙人口的一个作品《老北京叫卖曲》。

1951年《龙须沟》首演成功后,老舍先生请演员一行十多人去“丹柿小院”赴家宴,李滨自此也就成了那著名的“丹柿小院”的一员。她晚年仍记得同老舍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:“那年春天看河北梆子剧团演出《山乡风云》,老舍见我便是问是怎么来的,我说是坐公共汽车。他便让我散戏了之后坐他的车一起走。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句很平常的话,竟然成了最后留给我的声音。现在想起来,那是长辈对晚辈的关怀。”

## 有韧劲的老太太

对于李滨的性格,有各种形容,诸如“倔强”“直接”等。很多人曾经说,她眼里不揉沙子。

李滨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,可以说是几经辗转,可是她述说的时候却风轻云淡。提到当演员这事,她由衷地说:“我可能是一直没有‘死乞白赖’地非要当演员,所以就没有得失感。况

且,这也是老舍先生的精神概念,什么A角B角,临时不行就得顶上去,我的很多角色都是临时上的!至于说走了那么多地方,也是因祸得福,转了一大圈儿,成就了丰富的生活积累!”

在丰富的人生经历之上,李滨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。她之后参演了很多部电影,同众多知名导演和制片人有过合作。她说:“之所以能把电影角色表现得还不错,就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了太多起伏,没有那么多的得失感,演戏的时候不紧张,很松弛。”李滨喜欢开玩笑,她最爱说的一句歇后语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她的精神风貌,那就是“王八拉车——有后劲”。

1985年离休后,李滨每天都去景山公园晨练,此时正值流行老年迪斯科,有一种印象这是“大妈舞”,甚至扰民,可是李滨跳得完全不同,“我不随大流。要先活动关节,先热身,尽量不跳起来,怕开始不小心摔了胳膊腿儿的。而且,我们都是自己编舞,弄有文化的、有艺术内涵的舞蹈。”就这样,李滨带领着一群老太太每天定时聚集,伴随着《蓝色多瑙河》的音乐,她们的“晨练队”成为景山公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## 对老舍精神的坚守

2012年是人艺成立60周年。老舍先生在话剧《龙须沟》里曾描述的金鱼池社区提出想排《龙须沟》,找到了李滨前往指导,李滨也觉得自己当之无愧。在离休后还曾策划制作了一个电视纪录片——《城南漫步——重返龙须沟》,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。李滨是个闲不住的人,思考离休后也要干点儿事情。当她到了金鱼池社区,看到电子屏幕上打着“龙须沟人——重排话剧班成立”的标题,更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事实上,真正步入实施阶段,

李滨发现要重排这部戏还是很难的。

普通居民演出没有那么多资金作为保障,排演起来难度非常大。就拿服装方面来说,要体现底层百姓的穿着破旧,这补丁什么地方该补,什么地方不该补,都要有讲究。许多的衣服,因为买不到那种有年代感的布,最后是拿她家的被罩改的。

因为资金有限,道具也都只能是自己做。即便自己做,也不能打马虎眼,依旧得对细节非常考究:用泡沫做的窝窝头,一次性盘子做的碗……李滨的态度就是四个字:“不怕麻烦”。

排练的难度也不小。有的居民从头至尾就没有看过《龙须沟》,对里面的故事情节、人物关系需要重新讲述;毕竟不是专业演员,都各有各的工作,排练的时间不可能大把大把的,每周能保证排练一次,两个小时,就很不错了。

前后断断续续排了两年,因为时间跨度长,排了后面忘了前面的事儿经常发生。排练场地也不是想象中的大剧场那样冬暖夏凉。大冬天的在地下室排练,可以想见这过程有多么艰难。

一切都停当了,到了后期制作,忽然发现根本没有计划出这部分的钱。总之,最后愣是“掐着脖子”把这部剧做成了。老舍先生的子女看完公演后的成品非常感慨,对李滨说:“原汁原味,你成功了。”

什么是“原汁原味”?其实就是对于人艺风格的把握,对于老舍先生精神的坚守。

“老舍先生的文字,有京味儿,不酸不痞很干净。”每次提到老舍先生,李滨总忍不住落泪。在她的心中,一定又浮现出当年老舍先生叫她“二姑娘”,并关心她看完戏后怎么回家的一个个画面吧!

据《北京日报》 贾镇歌/文

## 朱自清的重庆印象

抗战时期,朱自清在西南联大任教,其妻儿在成都生活,他返蓉省亲或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会期间,曾数次在重庆逗留。看似他与重庆只有浅浅几面之缘,但如果细读他的文章、日记,会发现他有着深深的重庆情结。

朱自清分别于1941年3月和1944年9月写下了千字短文《重庆一瞥》和六千字长文《重庆行记》。这两篇文章透露出他对重庆的深情。他有心跑了不少地方,仔细观察重庆的地理环境、山川风貌,体察重庆的气候交通、服饰穿着、风俗民情,在《重庆一瞥》里描绘了一幅山城重庆的秀美画卷:重庆市南北够狭的,东西却够长的,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。

他在《重庆行记》里,又用“热”“行”“衣”三个小节,展现了战时重庆忙碌而多彩的生动画面。他对重庆赞美有加:“重庆真忙,像我这个无事的过客,在那大热天里,也不由自主地好比在旋风里转,可见那忙的程度。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。”

朱自清不仅描绘了重庆的外在形象,也反映了重庆的内在精神。他

写道:“重庆的人民,真是伟大的人民,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,这样的气候里,这样的战争里,还能够这样的忙碌,这样的欢乐,这样的坚强,这样的创造。他们的生活,他们的工作,他们的战斗,他们的建设,都是一种奇迹,都是一种力量,都是一种美。”

1946年10月7日,朱自清一家飞离重庆,回到北平。但他心里仍念念不忘重庆,在10月28日写的《回来杂记》中,记述了重庆的粮价和公共交通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:北平就是粮食贵得凶,别的还差不离儿。因为只有粮食贵得凶,所以从上海来的人,简直松了一大口气,只说“便宜呀!便宜呀!”我们从重庆来的,却没有这样胃口。再说虽然只有粮食贵得凶,然而粮食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。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,罩着北平的将来。(北平的)电车有时来得很慢,要等得很久……公共汽车也是来得慢,也要等得久……可是刚从重庆来的却有些不耐烦。别瞧现在重庆的公共汽车不漂亮,可是快,上车,卖票,下车都快……

重庆,像一位老友的面影,深深地刻在朱自清的脑海里。

据《名人传记》 颜坤琰/文

